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二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劉家瑛

謄録監生臣鄧以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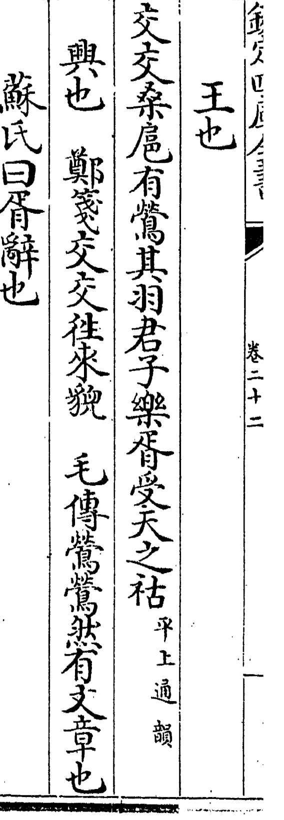
讀詩質疑卷二十二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桑扈之什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虞惇按此亦思古之詩也幽王沉酗縱恣臣下化之故思古之君子遵禮法者以為戒其曰萬邦之屏曰之屏之翰蓋兼百辟卿士而言其實所以刺



王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平上通韻

興也　鄭箋交交往來貌　毛傳鶯鶯然有文章也

蘇氏曰胥辭也

鄭箋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於朝廷天下亦觀視而仰之　李氏曰君子以循禮義為樂則能受天之福祜也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隔句韻平

興也　毛傳領頸也屏蔽也

蘇氏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萬邦矣　曹氏曰魯秉周禮而齊不敢圖何屏如之有禮則安無禮則危秦襄公未能用周禮則無以固其國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難乃多反

賦也　毛傳翰幹也　鄭箋辟君也　毛傳憲法也

朱註戢斂難慎也　毛傳那多也

鄭箋外能捍四表之患難内能立功立事爲國之楨榦則百辟卿士莫不修職而法象之　蘇氏曰人君屛翰四方爲諸侯法苟不以禮自戢難而求肆情焉則亦不足以受多福矣　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傲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也

鄭箋苟不自斂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亦不多也　毛傳不戢戢也不難難也不那那也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萬福來求

賦也　鄭箋兕觥罰爵也　朱註觩角上曲貌　呂氏曰彼古之人也

鄭箋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罰爵徒觩然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憮敖自淫恣　朱註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　春秋傳甯惠子曰古之為饗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彼交匪傲

萬福來求

桑扈四章章四句

真惇按詩序君臣上下動無禮文則之屏之翰當指諸侯而言集註說是但註云此天子燕諸侯之詩無所據依仍當以序為正君子樂胥箋云胥才知之名非是其云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者亦衍說也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自奉養有

節馬

呂氏曰楚茨至鴛鴦八篇皆陳古以刺今也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虞惇曰賦而興也　毛傳鴛鴦匹鳥也　孔疏罔小

柄長謂之畢羅鳥罟也　鄭箋君子明王也

毛傳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鳥之飛

乃畢掩而羅之　王氏曰於其飛然後畢之羅之則

不取卵弋不射宿可知也　鄭箋交於萬物其德如

此則宜壽考受福祿也此交萬物之實而言興者廣其義也獺祭魚而後漁豺祭獸而後田亦皆待其成而取之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賦而興也　鄭箋石絶水曰梁戢斂也

鄭箋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　蘇氏曰惟俟其飛而後取故其在梁者戢翼而安也

乘馬在廐摧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禄艾之去入通韻

賦而興也　毛傳摧莝也秣粟也艾養也

鄭箋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莝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愛國用也以興於其身亦猶然齊而後三舉設盛饌恒日則減馬此之謂有節其自奉養如此故宜久為福禄所養也　劉氏曰所乘之馬節儉如此其他服用從而可推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禄綏之

賦而興也

鴛鴦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朱註以為興然無所發明鴛鴦之罹畢羅絕非吉祥善事而以興人主之福祿取義亦不倫又以此為諸侯答桑扈之詩亦未知其果何所據也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懌上下分韻蘿字連上韻又用韻之變格

朱註賦而興也 毛傳頍弁貌弁皮弁也 鄭箋實猶是也 毛傳蔦寄生也女蘿兔絲也 鄭箋君子斥幽王也 毛傳奕奕憂無所薄也

鄭箋幽王服是皮弁之冠是維何為乎言其宜以宴而弗為也禮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朝皮弁以

日視朝女酒巳美矣女殽巳美矣何不用與族人宴也王所當與宴者豈有異人疎遠者乎皆兄弟至親非他人也　孔疏蔦與女蘿之依松柏松柏存而茂松栢殞而亡是存亡在松栢　蘇氏曰兄弟之於王譬蔦與女蘿之託松栢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説懌矣王奈何獨不顧哉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

君子庶幾有臧（怲古補反）

賦而興也　鄭箋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　毛傳時

善也怲怲憂盛滿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

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

今夕君子維宴

賦而興也　鄭箋阜猶多也　劉氏曰甥舅謂母姑

姊妹及妻族也　嚴氏曰推親親之恩當由兄弟以

及甥舅也　逸齋曰霰稷雪也

鄭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陳氏曰霰者雪之兆王疎兄弟甥舅亡之兆也　蘇氏曰君子是以知死亡之無日相見之無幾無所復賴而相告曰茍今夕有酒也君子維以相宴而已不其他矣　嚴氏曰上二章族人以未見王為憂既見王為喜其辭猶緩也末章言國亡無日族人縱得見王亦無幾時當急與飲

酒相樂於今夕耳言今夕謂未保明日之存亡言維宴謂天下事無可為惟須飲耳其辭廹促所以警告於王者切矣豈真望王以宴樂者哉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朱註此燕兄弟親戚之詩玩詩中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情隘詞戚决非歡宴喜悅之語而如彼雨雪先集未霰憂禍之意顯然自當以序為正

東齊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妒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虞惇按詩人思得賢女以為內助猶陳風東門之池思淑姬也　董氏曰左傳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考其時將為季孫迎宋公女　章潢圖書編車舝慕賢者之德音也

間關車之舝兮思孌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雖

無好友式燕且喜　上四句去入通韻

朱註賦也　毛傳間關設舝聲也孌美貌　鄭箋逝往也　毛傳括會也　鄭箋式用也燕飲也

鄭箋大夫嫉褒姒之爲惡故嚴車設其舝思孌然美德之少女往而迎之以配王　朱註匪飢也匪渴也望其以德音來會而心如飢渴耳　孔疏凡人燕飲喜樂須好友共之今思賢女之切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　虞惇曰婦有長舌德音不聞久

矣故思賢女之來而心喜樂也詩五章皆想慕冀幸之辭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爾無射射音亦顧氏轉音豫平去去入通韻

興也 毛傳依茂木貌平林林之在平地者鷮雉也辰時也 鄭氏曰爾碩女也 鄭箋射厭也

鄭氏曰茂盛之林集者維雉王宮之貴宜有碩女居之 虞惇曰今時若得此碩女以令德來配君子而

教誨之庶幾式燕且譽而悅慕之無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

式歌且舞 酒殽平上通韻

賦也 虞惇曰若果得賢女以配王則人情喜樂雖

酒不必旨亦可飲殽不必嘉亦可食雖無德及女亦

用以歌且舞思賢女之切惡襃氏之甚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薪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覯爾我

心寫兮 二薪字自爲韻不叶岡寫音滑

興也　鄭箋鮮善也

孔疏陟岡而析伐其柞木以為薪其葉湑湑然茂盛

陳氏曰析薪喻昏姻也善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

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覯爾新昏以

慰我心　仰行平上通韻

興也　朱註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如琴調和也

朱註高山則可仰景行則可行馬服御良則可以迎

季女而慰我心也　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雖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之車舝也使我見王得此賢女為新昏則我心慰矣　錢氏曰言高山之共仰知畀人之不足為主矣言大道之共趨知邪人之不可與行矣　嚴氏曰言新昏則外其舊者也

車舝五章章六句

虞惇按集註此宴樂其新昬之詩不主序說今玩首章思孌季女逝兮明是想望而未得之辭鮮我覯爾覯爾新昬通篇語意皆然若新昬而燕爾則既已得之不當復作此想望語矣德音來括箋云會合離散之人析其柞薪云辟除嫉妒之女四牡騑騑云御羣臣如御四馬皆屬衍說好爾無射云爾爾王也亦非是雖無德與女註云女指季女而言亦未可通也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傳興也　朱註營營往來飛聲也　毛傳樊藩也

鄭箋蠅之為蟲能變白黑喻佞人變亂善惡也止

于樊欲外之令遠物也　孔疏青蠅當止於樊籬無

令在宮室之內讒人當棄於荒野無令在朝廷之上

陳氏曰讒言多由猜忌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

易　呂氏曰止于樊行且至於几席盤杅之間矣蓋

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興也　毛傳棘所以為樊也

呂氏曰漢書注樂易之君子不當信讒人若讒言無

極則四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興也　鄭箋構合也　孔疏二人君與見讒之人也

呂氏曰漢書昌邑王傳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

可五六石以問郎中令遂逆遂曰陛下之詩不云乎營
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側讒人
衆多如是青蠅惡矣
青蠅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集註首章屬比下二章屬興劉氏曰首
章青蠅與君子對言故屬比下二章青蠅與讒
人對言故屬興愚意青蠅正興讒言首章無信
讒言則明是興矣安得云比耶止于樊以鄭孔

為正東萊說亦有意理故并録之表孝政釋劉

子云衛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止于樊

蓋襲三家之誤也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

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

是詩也

初學記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

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

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沈閉門不出者謂之湎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沈不可以湎　後漢書孔融傳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虞惇按此詩五章前二章陳古也後二章刺今也卒章承上文而申教戒之辭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籩豆有楚殽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鐘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的古都畧反　楚旅

一韻旨偕設逸平上入一韻抗張平去一韻同功一韻的爵一韻首二句獨韻起

賦也　朱註初筵初即席也左右筵之左右也　蘇氏曰秩秩有序也　毛傳楚列貌殽豆實也　鄭箋豆實葅醢也核籩實桃梅之屬也　毛傳旅陳也　鄭箋偕齊一也既設者將射改縣也　朱註舉醻舉所奠之酬爵也　毛傳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抗舉也　鄭箋射夫衆射者也獻猶奏也發發矢

也　毛傳的質也祈求也　朱註爵豐上之觶也

蘇氏曰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然後張弓及侯比其射夫而耦之既耦然後拾發求勝以爵其不勝　黃氏曰儀禮主人酌賓曰獻賓既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獻賓曰酬賓受之奠於席前而不舉至旅而遂舉所奠之爵交錯以徧所謂舉酬逸逸也　陸氏曰孔偕未射之飲也舉酬將射之飲也祈爵既射之飲也

鄭箋射禮有三有大射有賔射有燕射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射者乃登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射者與其耦拾發發矢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爵射爵也射之禮勝者飲不勝所以養病也故論語曰下而飲其争也君子　孔疏大射者將祭擇士於射宫賔射者諸侯來朝與之射於朝燕射者因燕賔客即與射於

寢冬官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
侯則遠國屬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皮侯大射也五采
之侯賓射也獸侯燕射也燕禮樂人宿懸將射改懸
者天子宮懸階間妨射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禮
將射樂正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彼琴瑟之樂尚遷
明鐘鼓之懸改之也燕射之禮自天子至士皆一侯
上下共射之故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
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注云此

所謂獸侯也侯身一丈其中三分居一白質畫熊於外則丹地畫以雲氣射人云王大射張三侯司裘王大射供虎侯熊侯豹侯設鵠是天子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巾車張三侯是諸侯之射張三侯也大射前期三日司馬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射人云若王大射則以貍步張三侯是天子亦前射三日張侯矣此舉酬下始言大侯既抗者鄉射之初雖言張侯經云不繫左下綱中掩東之至將射乃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脫

東遂繫左下綱是將射始張之也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射人說賓射之禮云王以六耦則天子大射賓射皆六耦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於堂西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御射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王肅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槷則的也射義孔子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

爵是的為正鵠也大射禮司射命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坐奠於豐上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皆襲脫決拾却左手右加弛弓於其上遂執弣勝者先升堂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興少退立卒觶坐奠於豐下興揖先降三耦卒飲是飲射爵之禮也 虞惇曰此章陳因射而燕其威儀節度之盛如此

籥舞笙歌樂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

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奏則古反能奴來反又音肆鼓奏祖一韻禮至上去一韻林湛一韻能又時平去一韻仇從鄭箋讀斛不入韻

賦也　劉氏曰籥舞文舞也　鄭箋烝進衎樂也

孔疏烈祖有功烈之祖也　鄭箋洽合也　蘇氏曰

百禮百國所獻助祭之禮所謂庭實旅百也　鄭箋

壬任也謂卿大夫也林諸侯也　朱註錫神錫之也

鄭箋純大嘏福也湛樂也各奏爾能者子孫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㪺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賔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也

蘇氏曰康安也　毛傳酒所以安體也　蘇氏曰時時物也

蘇氏曰既射而祭既祭而燕於寢於其祭也先作樂以求諸陽故秉籥而舞舞者與笙歌和應以進樂其祖考以合見其百禮其以禮至者非其諸侯則其卿

大夫也於是神則蝦之以福使其子孫無不湛樂者
祭既畢歸賔客之俎而留兄弟曰將燕樂於寢也
孔疏於是子孫各奏其奉進之能酌酒而獻尸以事
神也子孫既獻於是賔則手𢷬挹其酒室中佐食之
人又入而酌爲加爵以獻尸也既加爵之後欲使神
惠徧行而賔之子弟及已弟子酌彼安體養病之爵
於父兄而進之以時物焉　王氏曰先王用酒常以
祭祀既祭矣於是乎燕燕必有禮樂有大禮斯有大

樂以和之有備樂斯有備禮以成之籥舞笙鼓備樂也以洽百禮備禮也 鄭箋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餕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 孔疏尸尊神之象子孫敢獻之是其能也禮獻必有酢故知尸酢而卒爵也特牲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也謂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為尸設饌食名之曰佐食也特牲三獻之後長兄弟及衆賓長洗觚為加爵注云大夫三獻而

禮成又多之是加爵也　歐陽氏曰古之人君與臣下飲酒非徒宴樂而已或行射禮以揖讓周旋因其勝否以相爵或因祭其先祖子孫受福乃相湛樂蓋明不以淫泆為樂也　虞惇曰此章陳既射而祭祭畢復燕其情文禮樂之盛如此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是曰既醉不知其秩反幡遷僊一韻抑

怭秩一韻首二句獨韻起

賦也　蘇氏曰反反顧禮也幡幡輕數也　毛傳遷徙也　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　毛傳抑抑慎密也

怭怭媟慢也秩常也

孔疏此章陳幽王燕賔失禮之事

賔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徳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呶古音奴豆田故

反郵古羽其反呶亘平去一韻傲郵一韻俄傞一韻出福德一韻嘉儀一韻

賦也　毛傳號呼呶讙也　王氏曰傲傲傾側也

朱註郵尤同過也　鄭箋俄傾也　毛傳傞傞不止也　鄭箋出猶去也　朱註伐害也

歐陽氏曰刺王之君臣上下飲酒失儀號呶雜亂籩豆無叙至於屢舞　鄭箋賓醉而出則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喪伐其德也　朱註飲酒之所以

甚美者以其有令儀也今若此則無復有儀矣　蘇氏曰此章申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呂氏曰燕禮賔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賔所執脯以賜鐘人於門内霤遂出卿大夫皆出所謂既醉而出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識矧敢多又又音肆否史恥謂怠上去一韻語羖一韻識又一韻

賦也　朱註監史司正之屬燕禮鄉射禮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謂告也　鄭箋由從也童羖無角之羖羊也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朱註識記也

虞惇曰凡此飲酒總上文而言也前二章飲酒之善如此後二章飲酒之失如彼所謂或醉或否也立之監佐之史防其醉也醉而失禮則不臧醉者不自知而不醉者反代爲之耻甚言醉之可惡也　朱註安得從而告之使勿至於大怠乎告之若曰所不當言

者勿言所不當語者勿語醉而妄言將罰汝使出童羖設必無之物以恐之也飲酒至三爵已醉而無所識矣况敢多飲乎又丁寧以戒之也　春秋傳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賔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虞惇按此詩首章毛以爲燕射鄭以爲大射今按二章烝衎烈祖明是將祭而射射而先行燕

禮故從鄭賔載手仇室人入又毛以為祭畢復射鄭以為祭畢而飲按手仇入又於射義無取禮經亦無有祭畢復射之文故亦從鄭三章賔之初筵鄭云此復言初筵者既祭王與族人燕之筵也此說非是首章賔之初筵陳古也三章賔之初筵刺今也上下各分二章法戒顯然朱註首章因射而燕次章因祭而燕按前二章陳古而首章以賔之初筵冠之後二章刺今而亦

以賓之初筵冠之明是二章為一截次章籥舞笙鼓猶四章賓既醉止之即承上文非各自為義也卒章凡此飲酒是總承上四章而申戒之鄭云凡此時天下之人蒙混殊甚朱註亦未有見其為確然者今以臆見參之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孔疏幽王之詩思古多矣此言思武王者武王始

居鎬京也　吕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惟賢者而後樂此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章潢圖書編魚藻刺時王之崇飲也

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興也　毛傳頒大首貌　鄭箋豈亦樂也

毛傳魚以依蒲藻為得其性　孔疏魚何所在乎在於藻也魚得其性則能肥充有頒然其大首也既萬

物得所天下無事王何所在乎在於鎬京與羣臣相樂飲酒而巳 鄭箋時人物皆得其所言魚者以潛逃之類信其著見今王方有危亡之禍亦豈樂飲酒而無悛心故以此刺焉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上章遍一韻此及下章隔句韻

興也 毛傳莘長貌 劉氏曰魚得其性游戲無虞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其長矣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興也　鄭箋那安貌

鄭箋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朱註此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之

詩嚴氏詩輯又以此詩為直刺幽王魚在在藻

為淺涸窘迫之狀有那其居為不知危亡之憂

皆不主序說今從舊說豈樂飲酒鄭箋云樂八音

之樂衍說也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虞惇按詩義是陳古明王錫命諸侯之禮序云徵會之而無信義恐亦附會之說孔氏引褒氏烽火事以實之於經無所當也　國語韋昭注采菽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

車乗馬又何予之𤣥袞及黼

輿也　鄭箋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也

孔疏公食禮鉶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藿豆葉

也筐筥受所采之菜也　毛傳君子諸侯也　孔疏

路車金路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也　鄭箋𤣥袞

𤣥衣而畫以卷龍也　朱註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

諸公之服九章自袞冕以下侯伯鷩冕七章自華蟲

以下子男毳冕五章衣自宗彝以下而裳黼黻孤卿

絺冕三章衣粉米而裳黼黻大夫玄冕則玄衣黻裳而已

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為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　陳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觱沸檻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鸞聲嘒嘒載驂載駟君子所届旂音芹

興也　毛傳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　鄭箋芹水

菜也可以為菹亦所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菹鴈醢

毛傳淠淠動貌嘒嘒聲中節也　蘇氏曰駕者既服

而三之曰驂四之曰駟　歐陽氏曰居至也君子所

至車旂如此之盛也

鄭箋諸侯來朝王使人迎之因觀其衣服車乘之儀

所以為敬且省禍福也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紓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

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命彌吝反平去通韻

虞惇曰興也　毛傳諸侯赤芾　鄭箋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邪幅如今行縢也幅偪也偪束其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

朱註交交際也　毛傳紓緩也

鄭箋諸侯能自偪束如此非有解怠紓緩之心天子以是故賜予之　朱註諸侯服此芾幅見於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則為天子所予錫之命而申之以福祿也　孔疏祭統曰古者明君爵有德祿有功必

於大廟示不敢專也賜在廟故神得福禄之　朱氏曰桑扈言彼交匪敖上交乎下也采菽言彼交匪紓下交乎上也匪敖則受福於天故曰萬福來求匪紓則受福於君故曰天子所予　荀子曰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右音以隔句韻

興也　毛傳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　鄭箋

率循也

許氏曰柞之有枝葉猶天子之有諸侯枝葉盛而庇其本根猶諸侯殿天子之邦而萬福之所同集　劉氏曰柞之有枝葉以庇其根幹者由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也根本天子也枝葉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葉之蓬蓬根本氣脉之所及而反以衛其根本而為之堅固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反能衛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　王氏曰萬福攸同君臣

並受福也　鄭箋諸侯有賢才之德能辯治其連屬

左右之國使得其所則連屬之國亦循順而從之

春秋傳便蕃左右亦是帥從杜預注言遠人相率來

服從便蕃然在左右

汎汎楊舟紼纚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樂只君子福

祿膍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平上去通韻

興也　毛傳紼繂也纚綏也葵揆也膍厚也戾至也

鄭箋楊木之舟浮於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

人以紼繫其綏以制行之　毛傳言明王能維持諸侯也　蘇氏曰天下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也　孔疏天子於是揆度其功德而命賜之以禮樂又以福禄優厚之　嚴氏曰諸侯於是優哉游哉而戾止於天子之庭矣　孔叢子孔子曰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虞惇按朱註此天子所以答魚藻也與前篇舊

鶩之義同未知何據赤芾二句註屬賦其實以興彼交匪紓非賦也平平左右亦從鄭不從朱鄭唯以維柞之枝為喻繼世相承汎汎楊舟為喻諸侯治民御以禮法屬衍説其餘皆得之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漢書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詩所以

作也

騂騂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興也　毛傳騂騂調和也　朱註角弓以角飾弓也

翩反貌　鄭箋胥相也

歐陽氏曰弓之為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内嚮而來弛之則外反而去　蘇氏曰譬之兄弟昏姻親之則合而疎之則離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鄭箋胥月之

親無相疎遠相疎遠則親親之望易以成怨　陳氏

曰詩刺王不親九族而曰兄弟昏姻頍弁亦曰兄弟甥舅則知兄弟者父族也甥舅昏姻者母族妻族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傚矣遠然平上通韻

賦也　鄭箋爾斥王也

鄭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平去通韻

賦也　鄭箋令善也　毛傳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

朱註王化之不善此善兄弟則綽綽有裕而不變彼不善之兄弟則由此而交相病矣　孔疏天下善人少惡人多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一方彼一方也　毛傳爵禄也

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也則各相怨於一方矣　朱註相怨者各據其一方耳若以責人之心責已愛已之心愛人使彼

已之閻文見而無㪚則豈有相怨者哉　毛傳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歐陽氏曰貪爭不已至於亡身也　朱氏曰此言民之化於上殆有甚焉者也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饇如酌孔取　後音戶平上去通韻

比也　毛傳饇飽也　朱註孔甚也

鄭箋老馬反以爲駒而用之喻王見老人反侮慢之

如幼穉不自顧念後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 呂氏曰不知長少之義慢老而虐之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稱其饇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 孔疏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況其宗族之老者乎故九族不宜慢之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去入通韻

比也 毛傳猱猿屬塗泥附著也徽美也 鄭箋猷

道也屬連屬也

劉氏曰小人之為不善皆其所自能不必敎之也王又踈薄骨肉為不善於上以倡之是猶教猱升木而以塗塗附其塈且相著不可脫矣非為上之道也故陳為上之道曰君子有徽猷則小人與屬矣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示之孝友是之謂徽猷　吕氏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由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可解矣　孔疏人性皆有仁義因

其性而道之故教之必從

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

比也　孔疏瀌瀌雪盛貌　毛傳晛日氣也　蘇氏曰遺子也　王氏曰婁數也

王氏曰雨雪之盛瀌瀌然見日而消矣譬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　歐陽氏曰今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居驕傲日以益甚其何能化民哉　漢書劉向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

日治故爲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我是用憂

比也 毛傳浮浮猶瀌瀌也流流而去也 鄭箋蠻南蠻也髦夷髦也

歐陽氏曰言骨肉相殘如夷狄無仁恩禮義也

角弓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老馬反爲駒朱註云但知讒害人以取

爵位而不自知其不勝任如老馬憊矣而反自以為駒竊意此詩乃刺王不親九族不應連章敘小人之貪爵位也歐陽氏曰讒人變易善惡乃以老馬為駒亦成贅義今從毛鄭之舊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毋教猱升木鄭箋誤莫肯下遺箋註俱誤今從歐陽氏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菀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興也　毛傳菀茂木也　鄭箋尚庶幾也　孔疏上帝斥王也　毛傳蹈動暱近也　歐陽氏曰靖安也　毛傳極至也

蘇氏曰諸侯顧庇於王如行道之人無不庶幾息於茂柳者徒以王變動不恒故相戒以無自暱近恐得罪也　陳氏曰且俾我安之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

至焉言朝王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焉上帝甚蹈無自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興也　毛傳愒息瘵病也　李氏曰邁往也　歐陽氏曰謂待其可往朝而後往也

有鳥高飛亦傅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矜古居銀反後同

興也　鄭箋傅臻皆至也彼人斥王也　呂氏曰矜

驕矜也

鄭箋鳥之高飛極至於天耳幽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轉側無常人莫知其所屆也　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嘆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王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於是乎絶意於王室矣

菀柳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上帝甚蹈之蹈鄭箋讀為悼云中心悼病非也朱註又改作神據戰國策以改經恐未可為訓俾予靖之二句註與箋小異曷予靖之二句註別為一說皆未安今從東萊讀詩記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讀詩質疑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讀詩質疑卷二十三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都人士之什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壹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董氏曰緇衣公孫尼子作也其書曰長民者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詩序盖雜出

於古之遺言也　孔疏左傳襄十四年引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服虔云逸詩也都人士首章有之今韓詩實無此首章時三家列於學官毛詩不得立故服以為逸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賦也　毛傳彼彼明王也　鄭箋城郭之域曰都于於也　毛傳周忠信也

鄭箋古明王時都人之有士行者冬則衣狐裘黃黃

然其動作容貌既有常言語又有法度文章其所行

要歸於忠信萬民咸瞻望而法傚之疾今不然　孔

疏都邑之士近政化有道先被其德無道先化其淫

此時奢淫巧偽都邑尤甚故舉古以駁今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

心不說

賦也　鄭箋臺夫須也　毛詩緇撮緇布冠也　朱

註其制小撮其髻而已君子女都人貴家之女也

孔疏綢密也

鄭箋都人之士以臺皮為笠緇布為冠儉且節也

朱氏曰女則不為華靡其首飾綢直一如髮之本然

亦言其儉素也　鄭箋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今士

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張氏曰都人士始論長

民者次論都人之士女一章言長民者故不言女次

章以下統言男女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賦也　毛傳琇美石也　王氏曰以美石為瑱塞實其耳也　鄭箋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家女咸謂之尹姞之女言有禮法　毛傳苑猶屈也積也　孔疏節南山曰尹氏太師常武曰王謂尹氏韓奕曰為韓姞相攸又左傳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以此知尹氏吉氏世貴舊姓昏

連王室家風不替故人見都人之女有禮法者謂之尹吉也　李氏曰猶晉之王謝唐之崔盧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蠆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賦也　毛傳厲帶之垂者　孔疏禮大帶垂三尺

鄭箋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

邁行也

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矣思之甚

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我不見兮云何盱矣

賦也　毛傳旟揚也　朱註盱望也

鄭箋士非故垂此帶也帶於禮自當有餘也女非故卷此髮也髮於禮自當有旟也　朱註皆自然而非好為容飾之意今不得而見矣如何而不望之乎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虞惇按朱註謂亂離之後人不復見都邑之盛人物之美而作此詩玩經文無亂離之意故仍主序說行歸于周亦從毛鄭綢直如髮不取鄭性情密緻操行正直之語盖此詩二章以下俱但言服飾不應此章獨言德性也言從之邁鄭云欲自殺求從古人雖憤時嫉俗亦太傷於激矣漢儒說經多膠滯之見然亦見其樸鈍戇直風俗猶近古不似今人如脂如韋以習熟軟美

為能事也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予髪曲局薄言歸沐

毛傳興也自旦及食時為終朝　鄭箋綠王芻也

毛傳兩手曰匊局卷也

鄭箋綠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

憂思不專於事也　蘇氏曰予髪曲局矣庶幾君子

之歸而沐之　毛傳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

終朝采藍不盈一襜五日為期六日不詹

興也 鄭箋藍染草也 毛傳衣蔽前謂之襜詹至也朱註五日為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時而怨曠也 後漢書劉瑜疏曰天地之性陰陽正紀隔絶其道則水旱為并詩云五日為期六日不詹怨曠作

歌仲尼所録

之子于狩言韔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弓音肱

賦也 鄭箋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 朱註理絲

綸

朱註君子若歸而往狩耶我則為之韔其弓往釣耶我則為之理其繩望之切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鱮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者音渚

賦也　朱註於其釣而有獲也又將從而觀之愛之至也

采緑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詩序刺幽王之時多怨曠而鄭以為刺怨曠之婦人譏其欲從君子於外為非禮考詩四章絕無此意也五日為期傳據禮經内則為說云婦人五日一御亦太拘後二章集註殊妙非毛鄭諸家所能及也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虞惇按國語韋昭注云黍苗道召伯述職勞來諸

侯也召伯召康公之子穆公虎也

芃芃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興也　毛傳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

鄭箋宣王之時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

衆南行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以先之　蘇氏

曰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哀今不能而思

之也

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牛古音疑後

並同

賦也　鄭箋集猶成也

鄭箋營謝轉餫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　邱氏曰召伯知其勞苦憂思故皆呼而諭之曰俟我南行之功既成蓋云歸哉觧之使說也　王氏曰召伯之遇役夫如此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賦也　鄭箋召伯營謝邑以兵衆行其士卒有步行

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王氏曰召伯之遇征夫如此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賦也　鄭箋肅肅嚴正貌　朱註謝邑名申伯所封國也　鄭箋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

鄭箋美召伯治謝邑則使之嚴正將師旅行則有威武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賦也　毛傳土治曰平水治曰清

鄭箋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　呂氏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處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憂責哉宣王雖身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得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真知職分者也彼幽王近不能察犬戎之禍以復宗周何暇

經畧江淮之間乎此詩人所以思古也

黍苗五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傳箋皆以為詠召伯營謝之事而嚴粲詩緝乃以二章為營謝三章為平淮四章以下總言營謝平淮二役今以詩辭玩之恐未然首章芃芃黍苗興義專主召伯而箋云喻宣王以恩澤育養天下亦贅說也集註則云此宣王時之詩與大雅崧高相表裏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難乃多反

虞惇曰比而興也　朱註隰下濕之處宜桑者也

毛傳阿美貌難盛貌

蘇氏曰君子之在下如桑之生於隰其長阿然其盛難然見者無不悅之　虞惇曰詩以隰桑比君子而桑之阿難可喜又以興人之樂見君子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比而興也　朱註沃光澤貌

隰桑有阿其桑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比而興也　毛傳幽黑色也膠固也　王氏曰其德

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

虞惇曰下章之遐不謂矣即所謂德音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賦也　鄭箋遐遠也　朱註謂猶告也

虞惇曰我心誠愛君子君子豈以遠而不我告乎我思念君子之心藏之於中無日而忘之也春秋傳鄭伯享趙孟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注云欲子產之見規誨

隰桑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前三章毛鄭泥序小人在位君子在野二句殊多支蔓之語後一章朱註云何不遂以告之未知所告何事東萊云詩人欲往告

賢者則又與思見君子之意不相合今以左傳為據而僭易之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詩也

鄭箋申姜姓之國也褒姒褒人所入之女姒其字也昔夏之衰有二龍之妖卜藏其漦周厲王發而觀之化為玄黿童女遇之當宣王時而生女懼而

棄之後褒人有獻而入之幽王幽王嬖之是謂褒姒　虞惇按序云周人刺幽后也歐陽氏蘇氏皆以為幽后褒姒也程氏曰幽后當作幽王字之誤也今據漢書班倢伃傳顔師古注云白華小雅篇周人刺幽王黜申后也則后字之上應有闕文其曰刺幽后者非也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虞惇曰興也　毛傳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　歐陽

氏曰之子棄妻斥其夫也

朱註白華以為菅白茅以為束二物至微猶相須為用何之子遠棄我而使我獨耶　虞惇曰此章下國之棄妻以菅茅自喻而自傷其窮獨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興也　朱註英英輕明之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　程氏曰天步猶時運也猶猶如也

毛傳露亦有雲言天地之氣無微不著無不覆養
程氏曰天道雲蒸露降菅茅皆被其澤今天運艱難
而使之子不善不如雲之潤物也　虞惇曰此章言
之子之遠我由天運始然葢幽王棄妻立妾下國效
之是天運使然也詩人詞緩意深可謂怨而不怒矣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比也　毛傳滮流貌　鄭箋豐鎬之閒水北流　虞
惇曰碩人斥申后也

鄭箋池水之澤浸潤稻田使之生殖今旱澤不通滮池之不如也　虞惇曰此章言王之寵澤不流下國無所承仰因已之見棄而思申后之失職所謂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也

樵彼桑薪卬烘于煁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隔句韻比也　朱註樵採也　鄭箋桑薪薪之善者　毛傳卬我也烘燎也煁烓竈也　朱註煁無釜之竈可燎而不可烹飪者也

歐陽氏曰桑薪宜爨烹飪而但為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　虞惇曰此章亦自傷失職而思申后也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視我邁邁

比也　許氏曰懆懆愁不申也　王氏曰邁邁遠我不顧也

鄭箋王失禮於内而下國聞而化之如鼓鍾于宮而欲外之不聞不可得也　虞惇曰此章言之子之所以去我不顧者由上化之使然也

有鶖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比也　毛傳鶖禿鶖也

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為食然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也　歐陽氏曰二物皆非其所處如妾不宜居正位而妻不宜被遠棄也

虞惇曰此章言妻妾之失位亦因己而思申后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隔句韻

興也　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雄雌相從不失其性

之子二三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疧兮

興也　毛傳扁卑貌扁石乘石也王乘車履石疧病

也

蘇氏曰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履之卑而不可施於

貴如人之賤者可以為妾而不可以為主　歐陽氏

曰棄妻指此石常在人下如妾止當在下耳今之子

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　虞惇曰上章喻妻不可棄

此章喻妾不可升皆自傷之辭也漢書劉輔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亦此意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虞惇按歐陽本義云據序意幽王黜申后而立褒姒致下國化之亦多棄妻而立妾詩人作詩本為下國之人以妾為妻耳毛鄭二家所解終篇不及下國之人妻妾事此其所以失也此說最為得之毛鄭以之子斥幽王碩人指褒姒俱

非是更以碩人為妖大之人尤曲説也歐陽氏但知之子之非幽王而不知碩人之非褒姒則亦失矣朱集註謂申后被黜而作此詩之子與碩人皆指幽王尤非是衛詩碩人其頎碩人指莊姜此詩碩人正指申后莊姜之失位與申后之見黜畧相似故詩人皆以碩人稱之詩人既惡褒姒決不稱之為碩人而一篇之中既斥王為之子又斥王為碩人於屬文亦無是體也今

畧採諸家之説而以已見附之又此詩八章集註皆云比也今按首章以菅茅之相須興俾我獨兮二章以雲露之潤物興之子之不猶明是興而非比七章八章亦然今悉訂之

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鄭箋微臣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為末介士之祿薄或困於資財則當賙贍之幽王之時國亂禮

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程氏曰詩序有後人增入者緜蠻序飲食教載之

絶不成語非國史之舊也

緜蠻黄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

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傳興也緜蠻小鳥貌阿曲阿也　鄭箋後車倅車

也毛傳鳥止於阿人止於仁　鄭箋小鳥知止於丘

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

之德者而依屬焉至於為末介從而行道路遠矣我罷勞則卿大夫之恩宜如何渴則予之飲飢則予之食事未至則豫教之臨事則誨之車敗則命後車載之　孔疏教誨雖於人無費而無仁心亦不肯也此大臣之於小臣其義當然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興也　毛傳隅角也

緜蠻黄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興也　鄭箋極至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虞惇按朱註此微賤勞苦而思有所託者為鳥言以自比也玩詩文絶無為鳥言之意以教誨施之於鳥已不可以後車載之豈復有是理乎斯真可以解頤矣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鄭箋牛羊豕為牲繫養者曰牢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　嚴氏曰觀賔之初筵知幽王君臣沈湎淫泆崇飲無度故此詩極言簡儉之意以刺之若曰誠苟在焉亨瓠燔兎可以為禮何必酒池肉林長夜之飲乎而序云有牲牢饔餼而不肯用失之矣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賦也　毛傳幡幡瓠葉貌　鄭箋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此君子庶人之有賢行者也　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杜氏春秋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兔首猶與賓客享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隔句韻平去通韻

賦也　孔疏斯此也　蘇氏曰有兔斯首言一兔也

毛傳毛曰炮加火曰燔　鄭箋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飲酒之禮既奏酒於賓乃薦羞　蘇氏曰獻者主人酌以獻賓也

有兎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炙古張畧反

賦也　毛傳炕火曰炙酢報也　鄭箋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凡治兎之宜鮮者毛炮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之

賦也　毛傳醻道飲也　鄭箋主人既卒酢爵又酌

自飲卒爵復酌以進賔謂之醻

謝氏曰瓠葉以為菹不必嘉蔬兎首以為殽不必異

饌先王之燕賔客惟其誠而已豐以燕賔者魚麗是

也薄以燕賔者瓠葉是也在易畧之彖曰大亨以養

聖賢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皆貴誠不貴物也

瓠葉四章章四句

虞惇按首章鄭箋云庶人之賢者農功畢為酒

以合朋友習禮講道藝酒既成先與父兄室人亨瓠葉而飲之所以急和親親也意旨殊妙而近於拘詩但取不以薄物廢禮耳不必如此說也有兔斯首鄭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蓋齊魯之間方言耳録之以廣異聞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将率東征役久病在外故作是也

毛傳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鄝舒庸之屬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賦也　毛傳漸漸高峻貌　鄭箋武人將率也　朱註皇暇也　歐陽氏曰不皇朝者久處於外不得朝見天子也

王氏曰將率遠征戍役不息乃更漸漸之高石長遠之山川維其勞苦也　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割馬之蹄不可

踐履也其高峻峭拔非攀援不可登也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也其川盡者山間之也山川重複遠不可極困以陟降之勞瘁以烟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皇於朝覲也　蘇氏曰遠人可以德懷而不可以力勝武人征之連兵不解宜其不能服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賦也　鄭箋卒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　毛傳沒盡也　孔疏言所登歷何時可盡徧也　歐陽氏曰不皇出者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得出也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賦也　毛傳蹢蹄也　鄭箋烝衆也　毛傳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　孔疏離歷也　毛傳畢星也月離陰星則雨

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羣涉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　嚴氏曰豕之涉波而見白蹢久雨停潦故也月離于畢則是又將雨矣　歐陽氏曰豕涉波而月離畢雨之驗也征役者在險阻之中唯雨是憂不皇及他也履險遇雨征行所尤苦故以為言　劉氏曰此記征夫遠行之所見也深入蠻夷之域為山川之所困雨水之所淫戰敵未捷病疫相仍救生命之不暇何暇及他事哉　孔疏洪範曰星

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鄭氏注風土也為木妃雨木也為金妃故星好焉推此而往南宮好暘北宮好燠中宮四季好寒是由巳所克而得其妃從其妃之所好故也箕東宮宿也畢西宮宿也　郝氏曰淫雨則失天時險遠則失地利久役則失人和君不仁而好戰亡可立待也漸漸之石以下三詩悽愴哀颯亡國之音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虞惇按鄭氏於此詩箋釋全謬以漸漸之石喻戎狄不可伐以山川悠遠專指荆舒之國以不皇朝矣為不能正荆舒使朝於王以有豕白蹢喻荆舒之君躁疾難制以月離于畢喻荆舒之叛漸由王出皆曲說歐陽氏辨之詳矣維其勞矣箋云勞勞廣濶蓋勞與遼同義不皇朝矣今本皆作遑依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改正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

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已逢
之故作是詩也
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救矣
詩人哀之而已
苕之華芸其黄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朱註比也　毛傳苕陵苕也將落則黄　蘇氏曰言
周室之衰如是華矣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比也　毛傳華落葉青青然

牂羊墳首三星在罶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虞惇曰興也　毛傳牂羊牝羊也墳大也　朱註羊

瘠則首大　鄭箋三星心星也　毛傳罶曲梁也寡

婦之笱也　朱註罶中無魚而水静但見三星之光

而已　虞惇曰喻歳饑民窮百物彫耗也人得苟且

一食足矣無望其飽也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鄭以苕之榦喻京師苕之華喻諸夏更援諸華為說穿鑿殊甚卒章牂羊墳首特借以形歲饑民窮之意非直賦此二物集註云賦也亦非是

何草不黄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興也　朱註草衰則黄　邱氏曰將亦行也

孔疏氣則時經寒燠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所以怨也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矜居銀反今讀鰥

興也　鄭箋玄赤黑色　朱註草既黃而玄也無妻曰矜

鄭箋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從役過時不得歸此豈獨非民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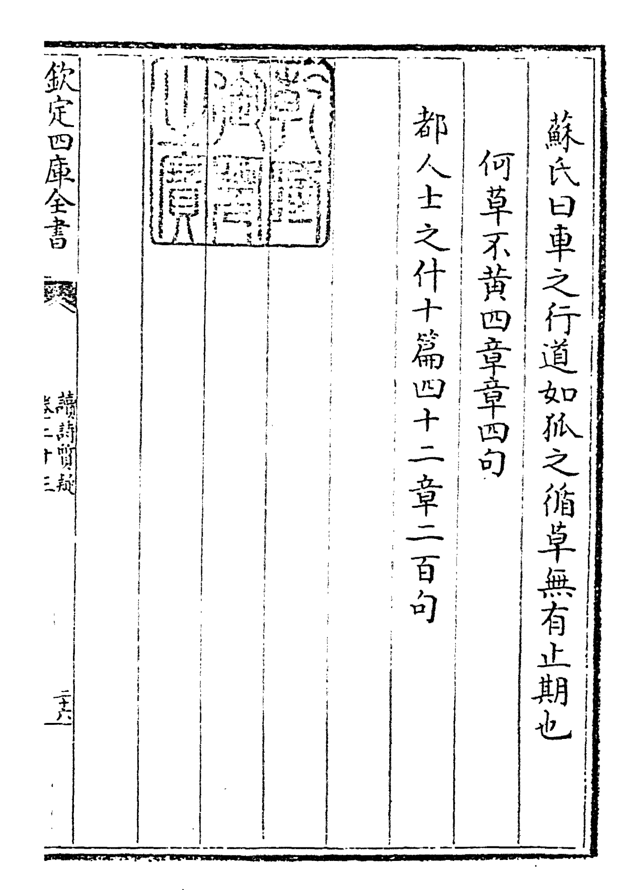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野神與反暇音豫

賦也　毛傳兕虎野獸也　孔疏率循也　毛傳曠空也

朱註征夫非兕非虎何為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隔句韻

興也　邱氏曰芃尾長貌　毛傳棧車役車也



蘇氏曰車之行道如狐之循草無有止期也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二章二百句

讀詩質疑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讀詩質疑卷二十四上下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莫瞻菉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臣宋枋遠

校對官學正臣常循

謄録監生臣鄧以伊

讀詩質疑卷二十四上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大雅文王之什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歐陽氏曰周自后稷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國自此大武王因之遂滅商有天下是以盛德爲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故序但言

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　虞惇按周書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武成曰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惟九年大統未集是文王受命之事也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文王於是更為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史記周本紀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是文王稱王

改元之事也歐陽氏以文王未嘗稱王改元故著論以辨之而於詩本義亦極詆毛鄭之妄然謂文王未嘗稱王是矣而謂文王未嘗受命改元則非也書泰誓惟十有三年春說者曰此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今按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是武王少文王十四歲也文王世子文王九十七而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是文王之終武王已八十三武王以八十四即位至九十三而終即位僅十年不

得以十三年伐紂則所謂十三年者蓋據文王受命改元之年數之武王未嘗有十三年也文王受命改元故書有九年大統未集之語若謂文王未嘗改元則文王即位共五十年何得云九年也鄭氏赤雀丹書之説出於讖緯不足為據若受命改元以經史推校無可疑者司馬温公稽古錄云文王為諸侯四十二年更稱元年又云武王即位四年克商克商七年而崩壽九十三皆與經傳合稱

王之事六經無明文書西伯戡黎既稱西伯其非稱王可知先儒云文王未王而稱王者史臣追尊之辭游氏云紂在上而文王稱王是二天子也觀泰誓三篇稱文王為文考至武成柴望然後稱文考為文王則可知矣斯言得之矣　國語文王大明縣兩君相見之樂也　申公說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伐商者作詩歌奏於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也　呂氏曰按呂氏

春秋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
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熟味此詩信非周
公不能作也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時右平上通韻
賦也　毛傳在上在民上也於歎辭昭見也顯光也
不顯顯也不時時也陟升也　鄭箋在察也
鄭箋文王初為西伯有功於民其德著見於天故天

命之以為王使君天下也　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邦舊矣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新矣　朱注文王在上而昭於天則周之德豈不顯乎周雖舊邦而命維新則帝之命豈不時乎　孔疏文王升接天下接人常觀察上帝之意隨其左右之宜順而行之所謂聖人與天地合德也　蘇氏曰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與天如一故也詩於天人之際多以陟降言之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亹亹勉也　鄭箋令善也聞聲聞也陳敷錫施也　毛傳哉載也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　鄭箋勉勉乎不倦文王之勤用明德也其善聲聞日見稱頌無止時也　朱註文王非有勉也純亦不已而人見其亹亹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

蘇氏曰由文王敷恩惠之施於民而民載之是以鍾

美于子孫適為天子而庶為諸侯其祚無不百世者
　嚴氏曰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子孫
也不特子孫之盛如此凡周之臣子皆光明俊偉其
德甚顯亦世世相傳與周匹休焉此文王德澤之遠
也　春秋傳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杜氏注文王布
陳大利以賜天下故能載行周道福流子孫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
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賦也　鄭箋猶謀也　毛傳翼翼恭敬也思辭也

呂氏曰皇美也　毛傳楨榦也濟濟多威儀也　鄭

箋周之臣既世世光明其為君謀事忠敬翼翼然

歐陽氏曰美哉衆多之賢士生於周王之國為楨榦

之臣而文王用之遂以安寧周邦也　劉氏曰濟濟

多士本由文王教化陶範而後生而文王之國又待

多士濟濟以安寧焉猶人勤於菑田反以自養樂於

植材反以自庇　嚴氏曰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

克生文王教化作成之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

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賦也　朱註穆穆深遠之意　孔疏於歎辭　歐陽氏曰緝續熙廣也　蘇氏曰假大也　毛傳麗數也　孔疏不億不止於億也　鄭箋周服周之九服也

歐陽氏曰穆穆然文王之德於此乎續而廣之敬慎不墜大哉天命乃使之有商之孫子商之孫子數甚

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為周諸侯由商失德而天奪之

周有世德而天與之天之予奪惟德所在而已　鄭

箋言衆之不如德也　朱氏曰穆穆以盛德氣象言

敬則指其德之實也緝者緝此敬熙者熙此敬此聖

德之極致聖學之極功凡所以昭於天聞於人皆由

不已其敬致然也　嚴氏曰形諸外者皆其根諸中

者表裏一始終一也　黄氏曰敬止者敬於其所當

止所謂敬厥止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賦也　毛傳殷士殷侯也膚美敏疾也祼灌鬯也周人尚臭將行也　朱註京周京也　董氏曰黼黼裳也　孔疏冬官繢人白與黑謂之黼　毛傳冔殷冠也夏曰收周曰冕　鄭箋王成王也　毛傳藎進也無念念也　孔疏爾祖文王也

王氏曰商之孫子而侯於周則天命靡常故也天常

命商使有九有之師矣今侯服於周所謂靡常也故商之子孫其為士而膚美敏疾者皆祼將於周京以助周祭也　董氏曰常服者不變其服存商制也朱註先代之後統承先王脩其禮物作賓於王家時王不敢變而亦所以為戒也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也　漢書劉向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

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

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孔疏宗廟之祭

以祼為主於禮王正祼后亞祼則祼將主人之事而

云助行祼者天官小宰凡祭祀贊祼將之事注云又

從太宰助王是祼將之事有臣助之矣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賦也　毛傳聿述永長也　鄭箋師衆也　毛傳駿

大也　孔疏不易言難也

李氏曰成王欲念爾祖則在乎述修厥德而已能修德則可以長配天命而福祿自來矣　蘇氏曰既告之使修文王之德又告之以殷之未失衆也其君皆能配天及其末世違天以敗故今當以為鑒而不可忽於天命之難保也　呂氏曰命之去留視師之喪否大學所謂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也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躬字韻未詳孚古音浮後同問天臭孚俱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遏止義善也　孔疏問聞也　鄭箋有又也　毛傳虞度載事也　朱註儀象也　毛傳刑法孚信也

歐陽氏曰知天命之不易無使天命至爾躬而止當布明善聞常虞度殷之所以廢興者而折之於天也

呂氏曰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之可

求荀儀刑文王則天德全而萬邦於是作孚矣　朱氏曰文王與天為一法文王即所以法天也　真氏曰周至成王再世耳周公已憂其命之不延無遏爾躬猶堯之告舜曰天祿永終也古君臣更相告戒不諱危亡如此　朱註此詩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深切矣故立之樂官因以為天子諸侯朝會之樂蓋將以戒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於天下國語所謂兩君相見之樂特舉一端而言耳

文王七章章八句

虞惇按大雅三十一篇毛鄭與朱子大㫖畧同所異者訓釋字句耳如文王在上宜從毛在民之上不當云文王既沒其神在上也觀先言於昭于天而後言其命維新則可知矣陳錫哉周宜從鄭敷恩惠之施不當云上帝敷錫也觀左傳國語兩引陳錫載周則可知矣思皇多士宜從朱毛鄭以皇爲天云顧天多生賢人者非也

駿命不易宜從朱鄭云天之大命不可改易者亦非也惟緝熙敬止毛鄭與朱子皆以熙為光明止為語助愚意緝熙為光明則學有緝熙于光明復作何解止為語助則大學之敬止何以有止仁止孝之說故今採歐陽氏黄氏說正之

侯于周服亦從鄭不從朱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申公說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平去通韻

賦也　朱註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　毛傳忱信也殷適殷之正適也　朱氏曰挾挾而有之也朱註將陳文武受命故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去就無常善則得之此天之所以難忱而為君之所以不易　鄭箋今紂居天位又殷之正適以其為惡乃棄絶之使不得有四方是天命

靡常惟德是予耳言此者厚美周也　嚴氏曰此泛言天人之理以著殷亡之由為文武受命張本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賦也　毛傳摯國名仲中女也任姓也　朱註殷商殷商之諸侯也　毛傳嬪婦也　朱註京周京也　鄭箋及與也　毛傳王季太王子文王父也身重也　鄭箋重謂懷孕也

鄭箋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商之畿內嫁為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仁義之德同志意也　朱註將言文王之聖而本其所從來者如此蓋曰自其父母而已然矣　列女傳大任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君子謂大任為能胎教　孔疏成湯之初以商為號及盤庚後為殷曰殷商者取前後二號而言之　虞惇曰此章言大任生文王之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

賦也　鄭箋翼翼恭慎貌昭明也　蘇氏曰懷來也

毛傳回違也　鄭箋方國四方來附之國也

李氏曰文王小心恭慎明事上帝遂能懷來百福葢惟其德不回邪所以朝諸侯受方國也　朱氏曰聖人之德敬為大聖人之敬上與天心合下與人心合故事天則多福集之治人則方國附之　朱註此章

言文王之德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賦也　毛傳集就也　朱註載年也　毛傳合配也　洽水名　呂氏曰穀梁傳水北曰陽　毛傳涘厓也　嘉美也　朱註大邦莘國也

朱註將陳武王伐商之事故又推其本　蘇氏曰天監視文王之德大命既集於周故於文王之始載為

之作配於洽渭之間　王氏曰洽之陽渭之涘莘國所在也　孔疏名山大川皆有靈氣　鄭箋天為文王生配於氣勢之處使必有賢才謂生太姒文王聞太姒之賢則美之曰大邦有子可以為妃乃求昏

虞惇曰此下三章言太姒配文王生武王之事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子妹渭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俔磬也　孔疏磬譬也　鄭箋太姒之

賢尊之如天之有女弟也　朱註文禮祥吉也　鄭箋問名之後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

朱註造作梁橋也　孔疏作船於水比之而加版於上以通行者即今之浮橋也　毛傳不顯顯也

鄭箋賢女配聖人得其宜故備禮也迎太姒而更為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　毛傳賢聖之配王基始於是造舟然後可以顯其光輝天子造舟諸侯維舟大夫方舟士特舟　孔疏六禮親迎為重公

羊說天子至庶人娶皆當親迎造舟周制也文王敬重昏事始作而用之後世以文王所用遂制為天子之法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天與莘韻上六句三句一截

賦也　毛傳纘繼也莘太姒國也長子長女也右助燮和也

鄭箋天將命文王君天下於周之京則使莘國之長

女太姒繼太任之女事配文王維德之行　蘇氏曰其德積厚遂生武王天復保佑而命之使爕和伐商之事　嚴氏曰保安之佑助之而命之以伐商以順而動因天人之所欲是之謂爕伐　孔疏上言迎得太姒此言其能與文王行德生聖子以克殷也　朱氏曰有太任為之母復有太姒為之婦故曰纘言女德之有繼也既生文王於前又生武王於後故曰篤言天命之匪解也其伐商也上以順乎天下以應乎

人故曰燮言無憸德也　范氏曰太姜炎帝之後太任太昊之後太姒大禹之後太姒生十子武王周公皆聖人也其餘皆為顯諸侯徧於天下太姒之德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隔句韻興字韻未詳

賦也　毛傳如林衆也矢陳也　孔疏牧野紂南郊地名　鄭箋侯諸侯也臨視也女女武王也貳疑也

朱氏曰紂陳其師旅會合如林之盛而我周家以諸

侯而興起蓋有天人之助　蘇氏曰紂之衆維武王是為無不欲武王興者曰上帝臨女矣無疑不克紂也　孔疏衆人樂勸武王惟恐不戰天與人勸所以能克　呂氏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眇然自諸侯而起苟較强弱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何敢有計較之私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為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非得已也　孔疏武

戍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周本紀云紂發兵七十萬人拒武王武王使師尚父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心欲武王之亟入皆倒戈以戰開武王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於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是衆心樂勸武王也　朱註此及下章言武王伐紂之事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賦也　毛傳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駵馬白腹曰騵

孔疏彭彭强也　朱註師尚父太公望為太師號尚

父也　毛傳鷹揚如鷹之飛揚也凉佐肆疾也　朱

註會朝會戰之朝也

鄭箋戰地寛廣不用權詐兵車鮮明馬又强盛則暇

且整太公佐武王為上將天期已至合兵伐商書牧

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孔疏

三代乘馬各從正色而周不純檀弓言戎事乘騵蓋

因武王所秉遂為一代常法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　輔氏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廢興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似皆非茍然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虞惇按大雅之大明小雅之小明鄭氏皆為之說其曰大明者二聖相承明德日以廣大故曰大明小明者幽王自小其明也大明於理無害小明則偏矣變伐大商引國語合位三五之文亦屬衍說長子維行鄭說是不易維王從朱維予侯興從呂會朝清明從王肅

緜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申公說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

朱註詩一章言在豳二章言至岐三章言定宅四章言授田居民五章言作宗廟六章言治宮室七章言立門社八章言至文王而服混夷九章遂言文王受命之事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

朱註比也　毛傳緜緜不絶貌　孔疏大曰瓜小曰瓞瓞瓝也　朱註瓜之近本初生者常小其蔓不絶

至末而後大也　毛傳民周民也自用土居也　孔疏沮漆二水名在豳地　毛傳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也或殷以名言質也　孔疏太王追號為王不稱王而稱公者本其生時之事　許氏曰陶瓦器竈也復重窰也　孔疏穴土室也　毛傳室内曰家

鄭箋后稷帝嚳之冑封於邰其後公劉失職遷豳居沮漆之地子孫衰小如瓜之瓞歷世緜緜然至太王

而德盛得民心而生王業故本周之興云於沮漆也
毛傳陶其土而復之陶其壤而穴之未有寢廟亦
未敢有家室　鄭箋此本其在豳時也　蘇氏曰太
王始猶處於復穴未有家室之盛及遷於岐周而後
大興焉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
來胥宇
賦也　蘇氏曰朝早也　毛傳率循也滸水厓也姜

女太王妃太姜也　鄭箋聿遂也　毛傳胥相宇居也

孔疏古公避狄之難其來以早朝之時疾走其馬循西方水厓滸沮之側東行而至岐山之下　鄭箋於是與其妃太姜來相可居者著太姜之賢知也　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初遷之時畧地相宅精神風采也或以為避惡早且疾則豈杖策而去雍容之氣象哉　莊子讓王篇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皮

帛犬馬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予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　吳越春秋古公去邠處岐周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

初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

室于兹

賦也　朱註周地名　鄭箋廣平曰原周原在岐山之南　毛傳膴膴美也　孔疏堇烏頭也　毛傳荼苦菜也　鄭箋飴餳也　孔疏契所以灼龜儀禮所謂楚焞是也　鄭箋時是也

鄭箋周原之地膴膴然肥美其所生菜雖有性苦者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已者謀謀從又契灼其龜而卜之卜又從矣則曰可止居於

是可築室家於此定民心也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慰安也　孔疏止定也　蘇氏曰左右東西列之也疆畫經界也理分土宜也宣道溝洫也　朱註畝治田疇也周徧也　毛傳爰於也　王氏曰既築室于兹矣乃勞來其臣民而慰之乃安集其臣民而止之　鄭箋乃開地置邑左右而處之

乃疆理其經界乃耕治其田畝於是從西而往東之人皆徧於執事競出力也　孔疏言築室耕田無不勸樂也　何氏曰自此至七章先民事而次宗廟先宗廟而及宮室門社經綸之次第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賦也　毛傳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召之使立室家之位處俾使也　朱註繩所以為直也縮

東也　鄭箋載上下相承也

毛傳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廐庫為次居室為後

曹氏曰俾立室家者定其規模而已若其營作則先從廟始　鄭箋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廟成嚴顯翼翼然

王氏曰乃者繼事之辭民居既奠乃事營作先王之重民如此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

鼓弗勝

賦也　毛傳捄虆也　孔疏謂捄土於虆也　毛傳

陾陾衆也　鄭箋度猶投也　蘇氏曰薨薨衆聲也

毛傳登登用力聲也　蘇氏曰削屢重復削治也

李氏曰馮馮聲之堅也　鄭箋五版為堵興起也

毛傳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

王氏曰既作廟矣於是營宮室焉　鄭箋築墻者捊

聚壤土盛之以虆投諸版中　蘇氏曰用力築之築

之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也　鄭箋百堵同時而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周禮曰以鼛鼓鼓役事　毛傳言勸事樂功也

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平去通韻

賦也　毛傳王之郭門曰皐門王之正門曰應門伉高貌將將嚴正也冢土大社也戎大醜衆也

孔疏郭門者宮之外郭之門正門朝門也內為寢門

一曰路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

魯以諸侯而作庫雉則諸侯無臯應故以臯應為王

門之名　朱註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

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為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

立焉大社亦太王所立後取其制以為天子之法

王氏曰宗廟宫室内事也自内以及外故於卒言立

冢土也　毛傳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

出謂之宜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兊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去入通韻

賦也　毛傳肆故今也　蘇氏曰殄絶也　毛傳愠恚隕墜也　鄭箋小聘曰問柞櫟也棫白桵也　孔疏拔拔然生柯葉也　毛傳兊成蹊也　孔疏混夷犬夷也　毛傳駾突也　朱註喙息也

陳氏曰太王雖不能殄絶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其聲問之好俟我之植木拔而遂茂行道兊而成蹊疆

理葺治則混夷疾奔而遠我矣　朱註太王始至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混夷畏之奔突竄服唯其喙息而已言德盛而混夷自服也蓋已為文王之時矣　呂氏曰軍國之容雖備然太王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敢殄絶所愠之夷狄亦不隕厥聘問之禮蓋寒暑之節龍蛇之蟄未有不積而能施不屈而能伸者也重以王季三以文王畜之可謂厚矣然猶有樂天之事焉

至於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内欝欝葱葱輪蹄輻湊則混夷不待攘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此固天時人事之所必至也此章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太王而終於文王者如此　鄭箋太王避狄文王伐混夷成道興國其志一也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上去通韻

賦也　朱註虞芮二國名質正也　毛傳成平也

朱註蹶動而疾也生猶起也　呂氏曰予予文王也

毛傳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

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

毛傳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

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竟則耕者讓畔

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頒白不提挈入其朝士

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

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為閒

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　鄭箋虞芮之質平而文王之王業大所以致然者由有疏附先後奔奏禦侮之臣力也　呂氏曰文王王業雖成而謙退不敢居歸功於輔佐之臣曰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也　蘇氏曰太王肇基王迹至文王猶國於岐山之下其地甚狹其後克密須而居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涉渭作都於豐拓地漸廣服從之國亦衆三分天下有其二然其政猶行於西南而已未及東

北也其後虞芮之訟既平其旁聞之相率而歸者四十餘國東北既集文王於是受命　虞惇曰文王蹶厥生者文王於是始受命也史記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須明年敗耆國諸侯皆朝於周所謂文王蹶厥生也　輔氏曰已上三篇皆周公作以戒成王之詩文王則專美文王之德大明追述王季太任文王太姒以及武王之德緜又追述太王太姜之德而其意則蓋歷叙先王積累

德業之盛以見成王之任大責重不可不謹戒而保守之也

緜九章章六句

虞惇按此詩申公說作八章而削去卒章今據左傳昭公二年季武子賦緜之卒章杜氏注以晉侯比文王以韓宣子比四臣則緜之有卒章其傳舊矣柞棫拔矣四句鄭箋誤亦不隕厥問朱註作聲聞之聞今從鄭予曰有疏附箋註俱

云予詩人自予也今從呂氏讀詩記意更精自土沮漆漢書地理志作自杜沮漆顔師古注云齊詩作自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漆沮之地也今仍毛詩之舊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郝氏曰人官有能物曲有利養之盡其材故取之備其官官之當其人故用之得其宜能官人而治道畢矣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趣倉九反興也 毛傳芃芃木盛貌 孔疏樸叢生而樸屬也 毛傳槱積也濟濟多威儀也 鄭箋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 毛傳趣趨也

毛傳山木盛茂萬民得而薪之賢人衆多國家得用蕃興 歐陽氏曰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喻文王養育賢才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見君臣之盛也 孔疏賢人在

朝各司其職左右輔助而疾趨之是其能官人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賦也　鄭箋璋璋瓚也　毛傳峩峩盛壯也髦俊也

鄭箋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

瓚奉璋之儀峩峩然故令俊士之所宜也　歐陽氏

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　孔疏冬官

玉人云大璋中璋邊璋皆璋瓚也郊特牲云灌以圭

璋故知璋是璋瓚祭之用瓚惟灌為然天官内宰職

云大祭祀后祼獻則贊是王行初祼后行亞祼而祭統云君執圭瓚祼尸大宗伯執璋瓚亞祼者或后有故不與則大宗伯攝之小宰云凡祭祀贊祼將之事然則太宰助王祼小宰又助之是助行祼事非獨一人也又小宰注云唯人道宗廟有祼天地大神至尊不祼莫稱焉則此奉璋助祼者祭宗廟也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興也　毛傳淠舟行貌　鄭箋涇水名烝衆也　毛

傳楫櫂也　鄭箋于往邁行也　毛傳六師六軍也

天子六軍

孔疏淠然涇水之舟烝徒以楫櫂之周王往行征伐則六師與之俱進　陳氏曰汲汲然追而及之不待戒命而至也　歐陽氏曰王所官之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　王氏曰奉璋文事卿大夫之職征伐武事將帥之職　虞惇按春秋繁露云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

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興也　毛傳倬大也雲漢天河也遐遠也　朱註作人謂鼓舞變化之

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為國之光采　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所謂壽考作人也　鄭箋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虞惇曰比也　毛傳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　鄭箋章文章也　毛傳相質也　朱註勉勉猶不已也

鄭箋綱罟張之為綱理之為紀

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　邱氏曰有雕琢之文金玉之質表裏如一所以為賢　呂氏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勉勉作人之效也　何氏曰文王勞於作人逸於任人勉勉我王作人之不倦也既得人以任四方之事而已不與焉

但持其綱紀而已所謂綱紀四方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五章總以官人為主首章芃芃棫樸鄭云祭天積薪以燎之蓋牽於次章之奉璋也次章左右奉璋正指助祭之事而毛傳但云半圭曰璋此則當從鄭氏其四章以下鄭但主文王之為政不主官人殊與序義不合末章追琢其章二句正承上作人而言而傳箋集註俱

指文王之身均失之矣

旱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申以百福干祿焉

虞惇按百福干祿不成語葢講師附益之文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興也　毛傳旱山名麓山足也　孔疏榛栗屬楛荆屬　毛傳濟濟衆多也　孔疏豈樂弟易也　朱註君子文王也　毛傳干求也

程氏曰瞻彼旱山之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興周家豈弟之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　嚴氏曰麓承山之氣者也其山高大則麓之得氣也深厚峯巒回合之所庇雲雨潤澤之所漸故草木濟濟然而茂盛　李氏曰君子有樂易之德非以求祿也然究其得祿之道亦惟臻是樂易而已所謂異乎人之求之也　朱氏曰旱麓無意於榛楛而榛楛自生之以其地之美也君子無意於福祿而福祿

自歸之以其德之盛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降戶工反

興也　鄭箋瑟鮮潔貌　毛傳玉瓚圭瓚也　鄭箋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朱其中央黃流秬鬯也　孔疏釀秬黍為酒擣鬱金煮而和之使芬芳條鬯也鬱金黃色酒在器流動故謂之黃流　鄭箋攸所降下也

程氏曰縝密温潤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

君子則福祿所降矣　朱註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不酌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於淫人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興也　鄭箋鳶鴟類　朱註戾至也

孔疏其上則鳶飛至天而遊翔其下則魚躍于淵而喜樂是道被飛潛萬物得所化之明察故也　謝氏曰猶所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性也

詩人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之怡然自得也王者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呂氏曰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且熟者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此序所謂受祖也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福方墨反上去入通韻

賦也　孔疏清酒潔清之酒也載載於尊也　朱註

備全具也

鄭箋祭祀之事先為清酒其次擇牲故舉二者　毛

傳言年豐畜碩祀所以得福　李氏曰古人奉牲醴

以告所謂馨香無讒慝也如此則降之以福　朱註

承上章言有豈弟之德則祭必受福也　呂氏曰先

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材故上言作人此章以報

祀繼之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興也　程氏曰瑟茂密貌　鄭箋燎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　毛傳勞佑助也

孔疏上言祭以助福此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熂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平上通韻

興也　朱註莫莫盛貌　許氏曰枚幹也　朱註回

邪也

鄭箋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之功業而起　李氏曰君子之求福無所回邪唯承其先祖之道以致之而已　朱氏曰詩人咏文王之德而必曰豈弟何也蓋豈爲而樂弟爲而易文王之德一太和元氣之流行而於其燕居之時有春生而無秋殺有陽舒而無陰慘此所以能作興天下之材綱紀天下之治不惟歛福於一身而又有以

敷是福於子孫臣民也歟

旱麓六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以受祖為義言周家受先祖之道而申之以福禄詩六章意旨甚明毛鄭過泥序太王王季百福干禄之語遂以豈弟君子為指太王王季二章瑟彼玉瓚更援孔叢子王季九命作伯以功德受圭瓚之賜以實之其説誤矣國語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

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麓散亡藪澤肆既民力彫盡君子將隂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此亦賦詩斷章不得據以釋瞻彼旱麓之義鄭箋又以榛楛濟濟喻周民豐樂鳶飛戾天喻惡人遠去魚躍于淵喻民喜得所皆屬曲說朱子不主序受祖之說因百福干祿一語遂斥序為紕繆而力排之亦偏滯之見也惟以君子為文王者得之

讀詩質疑卷二十四上

讀詩質疑卷二十四下

太僕寺少卿嚴虞惇撰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太姒嗣徽音則百斯男

賦也　毛傳齊莊媚愛也周姜太姜也京室王室也

大姒文王之妃也　鄭箋徽美也

鄭箋常思莊敬者大任也乃文王之母又常思愛大姜之德而勤行之故能為京室之婦言德行純備故生聖子也　王氏曰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大任也　蘇氏曰周家比世皆有賢妃而大姒又能繼大任之德音無妬忌之行以母百男此文王所以能全其聖也　毛傳大姒十子衆妾則宜百子也

孔疏史記管蔡世家武王同母兄弟十人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振

鐸次郕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載　朱氏曰春秋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並伯邑考武王為十八人然此特見於書傳者耳亦可以見其多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三句一韻妻弟平上自為韻

賦也　鄭箋惠順也　孔疏宗公宗廟先公也時是也　毛傳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　孔疏適妻

惟一故言寡　毛傳御迎也

朱註文王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故能順於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於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也　蘇氏曰文王上順其先公推其心以事天地百神而無有怨痛下治其室家推其道以御宗族邦國而無有不順　張氏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也　呂氏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怨恫乃可以刑

寡妻也　朱氏曰孝感於鬼神而教行於家國皆積盛致然也此言其德之所施者如此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上去通韻

賦也　毛傳雝雝和也肅肅敬也　朱註不顯幽隱之處也　毛傳射厭也　歐陽氏曰保守也

朱註文王在閨門之内則極其和在宗廟之中則極其敬雖居幽隱亦常若有臨之者雖無厭斁亦常有所守焉其純亦不已如是　許氏曰此聖人之自強

不息也　呂氏曰聖人神人之主也上章神人學格可謂得爲主之道矣欲求所以學格者當於此章觀之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此與下章韻未詳

賦也　毛傳肆故今也戎大疾害殄絶也　歐陽氏曰烈光也　毛傳假大也　陳氏曰瑕玷也　朱註式法也

呂氏曰大難羑里之囚是也昆夷𤞤狁則其餘也文王之德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也

孔疏文王聖德生知無假學習不聞人之道説亦自合於法不待臣之諫諍亦自入於道動應規矩性與天合也　輔氏曰不聞亦式從心所欲不踰矩也不諫亦入不思不勉從容中道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賦也　鄭箋成人謂大夫士也小子弟子也　毛傳

造為也　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　毛傳斁厭也

譽名髦俊也

李氏曰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　王氏曰周之

成人皆有成德小子有所造為進於善也　錢氏曰

文王教育人材沒世不倦不特當時化之雖令此之

譽髦亦皆其無斁之心所造就而成之者也　呂氏

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

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

人不倦其心一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篇鄭箋多繆如以宗公為大臣言文王咨於大臣順而行之以在宮為辟雍言羣臣助文王養老以無射之射為射言無射才亦得居位以烈假為厲假言厲惡害人者自化以不聞為有仁義而不得聞達以不諫為有孝悌而不能諫諍皆曲說也卒章古之人無斁毛鄭不

指文王朱註指文王而即以成人二句為譽髦斯士則古之人字斯字俱為贅義矣今畧採錢澄之田間詩學訂之又鄭氏作四章章六句朱子從毛氏分五章今仍之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申公說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　朱註一章二章言天命太王三章四章言天命王季五章六章言天命文王伐密七

章八章言天命文王伐崇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賦也　毛傳皇大也　鄭箋臨視也　程氏曰赫威明也

毛傳莫定也二國夏殷也四國四方之國也　鄭箋獲得也　程氏曰究尋也　鄭箋度謀也耆老也式用也

毛傳廓大也　朱註此謂岐周也　毛傳宅居也

孔疏大哉天之照臨赫然甚著知殷紂之虐乃監察四方欲得聖人為主使安定下民維此夏商二國其政既不得民心矣　蘇氏曰天乃究度四國將擇其可者與之然於殷紂猶須假而養之至其老而不變憎其所用為惡者寖大乃眷然西顧見周德之可依而以岐周之地與之為居宅焉言天之非私周也

李氏曰書曰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所謂上帝耆之也上帝仁愛人君自非大無道者皆欲扶持而安全

之惟其久而無悛心此天之所以眷顧周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柘古之恕反屏與平韻辟與剔韻德與配韻通章隔句韵亦平去去入通韻

賦也　孔疏作攻作之也屏除也

菑自斃曰翳　程氏曰修平皆治之使疏密正直得宜也　毛傳灌叢生也栵栭也　程氏曰啓辟芟除

也　毛傳檉河柳也椐樻也　程氏曰攘剔穿剔去
其繁冗使長成也　毛傳檿山桑也　朱註檿柘皆
美材可為弓幹又可蠶也　毛傳串習也　程氏曰
夷平也
陳氏曰此本周作宅之始太王之初也　蘇氏曰太
王之從於岐周也伐山刋木而居之帝依其明德而
遷焉四方之民習其道路夷其險阻而歸之來者載
路而不絕　程氏曰故天以其德之可配天而立之

使王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栢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禄無喪奄有四方友音以上去入通韻

賦也　歐陽氏曰省視也山岐山也　毛傳兑易直也對配也　鄭箋作邦興周國也作配生明君也　歐陽氏曰太伯太王之長子王季之兄也　毛傳善兄弟曰友　程氏曰錫予也　毛傳喪亡奄大也

鄭箋天既顧文王乃和其國之風雨使其山樹木茂盛言非徒養其民人而已既為立之國又為生賢君是乃自太伯王季時則然矣太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　孔疏太伯見王季之生文王知天命之必在王季故去而適吳太王沒而不返而後國傳於王季周道大興　朱註以太伯避季則季疑於不友故特言王季之友其兄乃因心自然無待勉強既受太伯之讓益修其德以厚周家之慶而與其兄以讓德之光

猶曰彰其知人之明不為徒讓也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覆有天下也　孔疏太伯以王季為賢故讓之若王季不賢則讓功不顯由季有賢德見太伯為知人達命名傳之後世是載錫之光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心音一韻類比悔祉子上去一韻明君

邦不入韻

賦也　孔疏度揆也貊清靜也　朱註明察是非也類分善惡也　印氏曰比親也　朱註比于至于也

鄭箋施延也

朱註上帝開度王季之心又清靜其德音而王季之德有此六者至於文王其德尤無遺恨是以受天福祿延及子孫也　春秋傳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

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曰比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羡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于周祜以對于天下

賦也　劉氏曰畔疆畔也　程氏曰援攀援也歆欲之動也羡愛慕也　王氏曰登岸猶涉川而濟難也　孔疏密密須氏姞姓之國也　張氏曰阮國名徂往也共阮之邑也　程氏曰按遏也　朱註徂旅密

師之往共者也　鄭箋祜福對答也

朱註設為天命文王之辭　程氏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為強無貪欲而妄動惟是所先者濟天下於險難蓋使之順天伐罪也於是有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侵阮直至共之地文王赫然而怒整師以遏徂共之衆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此文王征伐之始也　吕氏曰文王以無心得天下雖赫怒用師皆出於無心也畔援歆羡則有心者

也文王之心與斯民速濟乎大難而已　孔疏文王

上應天意下順人心非恃強貪羨妄伐密也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

賦也　程氏曰依馮也　孔疏京周所都也　毛傳

矢陳也　鄭箋大陵曰阿鮮善也　毛傳將側也

鄭箋方猶鄉也

呂氏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馮依京都以為三軍之鎮遂興師從阮疆而出以侵密　鄭箋於是登山脊而望之兵無敢當其陵及阿者無敢飲於其泉及池者此以德攻不以衆也　錢氏曰既入其境則岡陵池泉皆我所有既奪其險阻復據其水泉不與密戰而密自困　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也及其克崇乃徙居於豊

孔疏地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背山跨水營建國

都為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歸往　嚴氏曰伐崇有訊馘伐肆之事而密不言者盖師次其境密人即服不待戰也　虞惇按呂氏春秋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　劉氏曰文王伐密而作程邑伐崇而作豊邑方其伐之討罪而已未嘗先有作邑之心也自常情觀之必謂貪其土地矣詩人知其心之無私故伐密伐崇皆以帝命發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漢書伏湛傳引詩作同爾弟兄兄字入韻

賦也　朱註懷眷念也　毛傳夏大革更也　鄭箋則法也詢謀也怨耦曰仇仇方謂旁國諸侯為暴亂者

朱註兄弟與國也　毛傳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衝衝車也　孔疏臨在上臨下者衝從

旁衝突者皆攻城之具也　朱註崇國名　毛傳墉城也　鄭箋時崇侯虎倡紂為無道罪尤大

朱註上帝眷念文王之明德不暴著其形迹不作聰明而順天理故又命之以伐崇　呂氏曰聲以色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侈大與變革也不大聲以色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夏以革則不縱私欲矣此明德之實也　金氏曰不大聲以色則不言而信不動而化不長夏以革凡事不自高不自大不輕改作不識不

知則全不用私智也　李氏曰文王行所無事所以與天同德天之所怒文王亦怒之故命之以伐崇之事　程氏曰謀爾為仇之方率爾兄弟之國以爾攻伐之具以伐為仇之崇言文王之德如此而天下有昬惡之甚不能化者謀而伐之則天下皆善而王業成　呂氏曰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跡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伐崇莫非順帝之則而非我也　後漢書伏湛曰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必先詢之同姓然後謀

於羣臣加占蓍龜以定行事故謀則成卜則吉戰則勝其詩曰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弟兄　史記崇侯虎譖西伯於紂紂囚西伯於羑里西伯之臣閎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馬獻紂紂乃赦西伯賜之弓矢鈇鉞得專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伯歸三年伐崇侯虎而作豐邑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

絶是忽四方以無拂禡古音暮上去去入通韻

賦也　程氏曰閑閑徐緩也　毛傳言言高大也

鄭箋訊問也執所生得者訊問之　王氏曰連連屬

而弗絶也　毛傳馘獲也軍法不服者殺而獻其左

耳曰馘　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　鄭箋類也禡也

師祭也　孔疏王制天子將出類於上帝禡於所征

之地類禮依郊祀為之禡祭造軍法者盖黄帝及蚩

尤也　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附也　毛傳茀

茀強盛也　王氏曰仡仡壯也　鄭箋肆犯突也

孔疏絶殄也　毛傳忽滅也　朱註拂戾也

朱註文王伐崇之初緩攻徐戰告祀羣神以致附來

者而四方莫不畏服及終不服則縱兵以滅之而四

方無不順從也　孔疏文王德足撫民威足除惡四

方畏服無敢違戾此天所以用文武代殷也　春秋

傳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　歐陽氏曰詩人述侵密伐崇皆

先言帝謂者古人舉事必稱天以臨之如所謂天討有罪肅將天威也侵密而外患息乃定邑居伐崇而威德著則四方服詩人推大祖宗之功德其先後固有次第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虞惇按鄭以二國為殷紂及崇侯四國為密阮徂共非也崇侯不得與殷紂並言其邑名徂訓往阮徂共亦不得與密共舉惟毛傳及朱註得

之又以串夷即混夷天立厥配為大姒亦非也
釋路為應傳無明文以厥配為大姒於上下文
不相蒙而朱註亦主此說惟歐陽本義得之誕
先登於岸鄭以岸為獄朱以岸為道之極皆非
也平獄訟固屬細事造道之極亦與本章伐密
事不相協依其在京一章當從鄭不長夏以革
讀詩記得之其他畧從朱註而參以他說云
其政不獲朱子從毛傳作政唐石經從鄭箋作

正今從毛以篤于周祜今本無于字今增入若從唐石經及國子監註疏本也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有其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竹書商紂三十七年周作辟廱四十年周作靈臺鄭箋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於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故也　蘇氏

曰文王克崇而都豐豐鎬之間民始附之於是作靈臺焉靈之言善也　說苑積恩為愛積愛為仁積仁為靈靈臺之所以為靈者積仁也　劉氏曰文王之臺名靈臺至周有天下遂以為天子之臺而諸侯別名觀臺矣　申公說文王遷都於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廱周公述之以訓嗣王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賦也　毛傳經度之也　蘇氏曰靈善也　毛傳四

方而髙曰臺　鄭箋營表其位也　毛傳攻作也

朱註不日不終日也

鄭箋文王應天命度始靈臺之基趾經理之營表之

衆民則築作不設期日而成之恱文王之德勸其事

忘已勞也　朱氏曰臺而謂之靈神之也曷為乎神

之以其不終日而成也　李氏曰民謂其臺曰靈臺

非文王自名之也　吕氏曰文王之作靈臺主於望

氛祲觀民俗察天人之意因以疏瀹精神節宣勞逸

蓋一弛一張無非事也國語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氛祥故榭度於大卒之居臺度於臨觀之髙其所不奪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磽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木於是乎用之官僚之暇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其言得之矣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囿古音肆伏古蒲北反平去入通韻

賦也　鄭箋亟急也　邱氏曰子來猶子為父來也

毛傳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

孔疏囿沼言靈者於臺下為囿沼因臺為名　毛

傳麀牝也　鄭箋攸所也

鄭箋度始靈臺之基趾非有急成之意衆民各以子

成父事而來攻之　朱註文王心恐煩民戒令勿亟

而民心樂之如子趨父事不召自來也　陳氏曰勿

亟者愛民之仁子來者事上之義　鄭箋文王親至

靈囿視兆鹿所遊伏之處言愛物也　趙岐孟子注曰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伏不驚動也

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牣魚躍上入通韻

賦也　嚴氏曰濯濯潔白貌　毛傳翯翯肥澤也沼池也牣滿也

鄭箋鳥獸肥盛喜樂靈沼之水魚盈滿其中皆跳躍言得其所也　韓詩說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鼈　鄒氏曰麀鹿之在囿不知囿之為囿亦如遊於

山林魚鼈之在沼不知沼之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及於飛潛豈能若此　朱氏曰能使鳥獸魚鼈得遂其性者文王之靈德也古者鳳凰麒麟皆在郊棷龜龍在宮沼其餘鳥獸之卵胎皆可俯而闚亦如是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賦也　孔疏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横木

毛傳植者曰虡横者曰栒業大版也　孔疏栒上加

大版刻之捷業如鋸齒為之飾也　毛傳樅崇牙也
孔疏業上懸鐘磬處以采色為大牙其狀樅樅然
也　毛傳賁大鼓也鏞大鐘也　孔疏於此虡業之
上懸鼓鐘而擊之觀其和否也　鄭箋論之言倫也
朱註辟壁通廱澤也　孔疏辟廱天子之學大射
行禮之處也　毛傳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
鄭箋文王立靈臺而知民之歸附作靈囿靈沼而
知鳥獸之得所以為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合樂以詳

之於得其倫理乎鼓與鐘也於喜樂乎諸在辟廱者言感於中和之至　孔疏治世之音安以樂故在辟廱之内聞者莫不喜樂是和之至也　嚴氏曰此與下章述辟廱作樂之事葢文王既遊囿沼遂於辟廱作樂也　吕氏曰或疑靈臺之詩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不應及於辟廱學校不知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遊宴之暬御征行之扈衛無往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肄也夫

豈有二事哉　朱氏曰王制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宫説者以為辟廱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壁以節觀者泮宫諸侯鄉射之宫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廱廱澤也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宫也蓋先王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曰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廱之樂遂以辟廱亦為樂名而曰古人以樂教冑子則未知學以

樂而得名歟樂以學而得名歟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廱古無此名其制蓋始於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泮宫者蓋射以擇士云爾也　孔疏鄭氏說王制小學在公宫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廱諸侯曰頖宫辟廱即大學也靈臺一篇之詩有靈臺有靈囿有靈沼有辟廱是辟廱及三靈皆同處在郊矣王制所陳是殷制其周制則大

學在國然大學在國而辟廱仍在郊何則圜洛魚鳥所萃終不可在國也辟廱是學之名耳不必常以大學為辟廱也周立三代之學虞庠在國之西郊是周以虞庠為辟廱矣韓詩說辟廱者天子之學圓如璧壅之以水言辟廱者取其雍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在南方七里之内立明堂於中五經之文所藏處蓋以茅草取潔清也左氏說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壅之靈沼謂之辟廱諸侯有觀臺

亦在廟中若以靈臺辟廱同在西郊則與明堂宗廟皆異處矣按大戴禮盛德篇云明堂外水名曰辟廱政穆篇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盧植禮記注云明堂即太廟也太廟上可以望氣故謂之靈臺中可以序昭穆故謂之太廟圓之以水似璧故謂之辟廱蔡邕月令論云取其宗廟之清貌則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周水圓如璧則曰辟廱頴子容春秋釋例

云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行禘祫序昭穆謂之太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行饗射養國老謂之辟廱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其四門之學謂之太學其中室謂之太室總謂之宮賈逵服虔注左傳亦云靈臺在太廟明堂之中凡此諸儒皆以廟學明堂靈臺為一鄭知皆異處者袁準正論云明堂宗廟太學禮之大物也事義不同各有所為明堂大朝諸侯講禮之處宗廟享鬼神歲覲之宮辟廱大

射養孤之處太學衆學之居靈臺望氣之觀清廟訓儉之室制度既殊方所亦異世之論者合為一體取詩書放逸之文而附致之失之遠矣然則辟廱靈臺雖非一處而皆在郊其明堂太廟固不得合為一處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賦也　毛傳鼉魚屬逢逢和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呂氏曰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也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也皆述民樂之辭也　錢氏曰辟廱論樂乃文王制作之大者而文王之德業亦莫大於興賢育才故詩人申言之以歎其盛其樂不專在鐘鼓而樂鐘鼓之在辟廱也

靈臺五章章四句

虞惇按此詩朱子分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

四句毛鄭分五章章四句今據國語椒舉引詩止於麀鹿攸伏葢全舉前二章之文若首章六句則末二句在第二章於引詩文氣不叶又第二章平去入通韻正是每章一韻不必以一韻分兩章不若仍舊為善至毛傳云神之精明者稱靈又云靈道行於囿沼皆求詩之過畧之可也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王之功

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賦也　鄭箋下猶後也　蘇氏曰武迹也　鄭箋哲知也　毛傳三后太王王季文王也王武王也　鄭箋京鎬京也

蘇氏曰先王既没而其迹垂於後世不絶者惟周為盛也　鄭箋周家世有明知之王三后既没登假精氣在天矣武王又能配行其道於京所謂纘太王王

季文王之緒也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孚音浮

賦也　蘇氏曰作起也　鄭箋孚信也

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以其作求先世之德

而繼之也　陳氏曰三后之孚於民久矣而王道未

成也武王能配天之命然後成王者之信　嚴氏曰

王者之德業莫大於信信則天下心服而王矣後世

以詐力取天下蓋有僅成王業者而不能成王孚故

世祚不長不足以永配天命也　錢氏曰王配于京配三后也永言配命配天也三后以天之心為心故没而精神在天武王以三后之心為心故配三后實所以配命永言者長存此配命之心不敢一毫有戾於天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賦也　鄭箋王道尚信則天下以為法勤行之　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為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故

也　朱氏曰武王既成王業天下咸法則之亦法其孝思而已蓋求世德而成王孚孝思之至孰大於是

王氏曰繼其志述其事是謂永言孝思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賦也　鄭箋媚愛也一人武王也　毛傳侯維也

鄭箋服事也

朱註天下皆愛戴武王以為天子而所以應之維以順德是武王能長言孝思而明哉其嗣先王之事也

李氏曰順德者孝也武王盡孝道於上而天下應之以順德所謂天子之孝刑于四海也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賦也　朱註来後世也許猶所也　蘇氏曰繩約也

毛傳武迹也

蘇氏曰武王昭其孝於後世使約其祖武而行故能荷天禄而不替也　朱氏曰後王之孝思如武王則無不受福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賦也　鄭箋遐遠也　孔疏佐助也

李氏曰繩祖武而受天祜祖考之心即天之心也受天祜而四方賀天之心即民之心也　黄氏曰大孝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得萬國之歡心所以受天祜而四方賀也　虞惇曰若此豈不遠有佐助乎蓋求世德而永孝思其得天人之效如此

下武六章章四句

虞惇按下武之義朱集註云未詳或云下當作文言文王武王造周也此說未知所據大要改經文以就己說吾無取毛傳武繼也五章繩其祖武毛又云武迹也字同訓異亦未安或以為武王之武功或以為奏大武之樂皆不若蘇氏說為善永言配命鄭箋云此為武王之言尤非是或疑詩有成王字當為康王以後之詩則集註固已辨之矣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

孔疏上四章言文王之事下四章言武王繼之

武王君天下服四方定鎬京詒善謀所施之事皆

繼伐之功故言繼伐以總之　孫氏曰按書傳文

王七年五伐有伐密須犬夷黎邘崇　蘇氏曰繼

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兼言其武功也　許氏

曰此詩為武王都鎬京而作文王伐崇而作豐武

王克商而都鎬美作都而推言征伐武王之克商

皆以繼文王之功故曰繼伐也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末句八章合一韻猶周南之麟趾也

賦也　鄭箋聲令聞也遹述駿大也　毛傳烝君也

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也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為君也　孔疏孔子閒居曰三代之王必先其令聞言有善可聞於外是為有聲矣先人之聲長

之使大安民成民皆述行其道而增廣之君哉者得君人之道也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賦也　鄭箋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作邑者徙都於豐以應天命　孔疏武功非特伐崇而已受命之後所伐邘耆密須混夷之屬皆是也而伐崇之功最大其伐最後故特言之為作邑張本言功成乃作邑也

築城伊淢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元

熊朋來曰匪棘其欲欲禮記引詩作猶當從之猶孝平

去通韻不從叶

賦也　毛傳淢成溝也　孔疏淢洫同韓詩深池也

鄭箋方十里曰成成間有溝廣深各八尺　毛傳

匹配也　鄭箋棘急來勤也

鄭箋文王受命築豐邑之城大小適與成偶大於諸

侯小於天子之制此非以急成已之欲欲廣都邑乃

述追先人勤孝之行進其業也　蘇氏曰自其克崇作豐而王業成故以王后名之　孔疏上言作邑於豐此述作豐之制　馮氏曰文王遷豐城方十里四面共四十里也所謂大於諸侯小於天子者周禮匠人營國方九里蓋封建上公之制天子之城則方十二里四面共四十八里也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賦也　朱註公功也　毛傳濯光大也翰榦也

鄭箋豐邑既成又垣之立宫室天下同心而歸之為之榦者正其政教定其法度　許氏曰文王功業浸以廣大築豐之垣而四方皆來歸之以文王為楨榦也　顧氏曰以上言文王遷豐之事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賦也　毛傳皇大也　鄭箋辟君也

鄭箋昔禹治洪水使豐水入渭東注於河豐邑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蘇氏曰豐水之所以東

注者禹之功也四方之所以歸周者武王維君也武王之於文王則王業益大故稱皇王　嚴氏曰以武王之功配禹皆除害濟民也　朱註此武王未作鎬京時也

鎬京辟廱自西徂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賦也　毛傳武王作邑於鎬京　劉氏曰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焉　鄭箋武王於鎬京行辟廱之禮四方皆

感化其德心無不歸服者　朱註無思不服心服也

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矣當武王作鎬京辟廱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　劉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原也　說苑聖王修禮文設庠序陳鐘鼓天子辟廱諸侯泮宮所以行德化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何氏曰左傳周景王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邰芮岐畢吾西土也及武王克

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蓋周自西土興近者先被其化其後漸及於東故曰自西自東周自文王化行江漢其後乃漸及於北故曰自南自北此立言之序也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賦也　鄭箋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

鄭箋武王卜居是鎬京龜則出吉兆正之武王遂居

之修三后之德以伐紂定天下成龜兆之占功莫大於此　吕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為天下君也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平上通韻

興也　嚴氏曰仕官之也　毛傳燕安也　嚴氏曰翼輔翼也　吕氏曰孫與子互文也

嚴氏曰豐水以潤澤生芑喻養成人材也武王豈有

不仕之以官者言用之無遺材也武王之官人材蓋欲傳其孫之謀而燕安輔翼其子耳聖人為子孫計莫大於人材所謂敷求哲人俾輔於爾後嗣也繼伐之詩而言人材若見創業垂統之可繼子孫頼之也

輔氏曰每章言烝哉者不獨歎美無已之意又以示後世子孫使知必如文武之為然後於君天下為宜也　顧氏曰以上言武王遷鎬之事　朱註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於武王則曰皇王維辟無思不服

而已蓋文王造其始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虞惇按鄭譜此以上為文武時詩此詩後二章舉武王之謚則知非武王時詩也大要正雅文王之什十篇皆歌頌文王武王之德而其詩則成王周公時作也朱子說得之王后烝哉鄭云

變謚言王后若非其盛事不以義謚亦曲說末章豐水有芑嚴粲詩緝為善詩人每以芑喻人材於小雅采芑可驗也且於上章建學行禮相聯合更不煩改仕為事也陳澔禮記集註亦主此為說今從之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讀詩質疑卷二十四下